

譚延闓宏濟艱難

章君毅

——譚延闓通而有節之三

二次革命首先響應

譚延闓主持湖南軍民兩政，直到民國二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晚間十時，袁世凱賄買凶手行刺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於上海北火車站，陰謀竊國的獍獍面目終於顯現，四月中旬又開始秘密進行五國銀行大借款，企圖貸款二億五千萬英鎊，用以擴充北洋軍力，對南用兵，同時收買議員，羅致刺客，大舉清除異己。四月二十六日黃興致電袁世凱，力阻大借款的進行，並且把袁世凱的陰謀揭示天下，電文中有「應桂榮（刺宋案首犯）逆證中，內務部秘書洪述祖（刺宋案主事人）至望大借款成功，潤及凶頑，為政府鋤除異己」之句，國民黨籍的三都督：廣東陳炯明，江西李烈鈞，安徽柏文蔚之外，就唯有湖南都督譚延闓主持正義，起而響應。旋不久癸丑二次革命事起，譚延闓就堅定不移的始終站在國民黨這一邊。他言行一致，貫徹始終，充份表現了富貴不能淫，威

武不能屈的男子漢大丈夫氣概。李劍農先生在他的名著：「中國近百年政治史」一書，第十章「國民黨與北洋軍閥鬥爭的初期」，分析國民黨在二次革命時期的形勢，有謂：「湘雖在國民黨手，譚延闓態度游移畏葸，軍隊亦不和。」其中「游移畏葸」四字，揆諸事實，未免有失公允。

譚延闓不但率先響應黃興力阻袁世凱進行借款案的通電，而且在二次革命，江西都督李烈鈞湖口舉義之初，旋即任命蔣翊武為總司令，率領湘軍北伐討袁，師向荆襄，進圖中州。這時候黎元洪已經被袁世凱牢牢的抓住了小辮子，正以一面倒姿態甘為袁家功狗，一面接納北洋軍大舉南下，一面接受袁世凱的命令以鄂督兼領贛督，替袁世凱扼守華中第一線。所以當蔣翊武調集澧州、常德一帶的部隊出擊湖北省境的石首、公安二縣，黎元洪即命荊州鎮守使丁槐率部抵禦。湘軍兵少，蔣翊武為丁槐所敗，黎元洪總算念在譚延闓的金面，不曾使丁槐趁勝追擊，鏖入三湘。

二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鈞湖口起義，通電討袁

，黃興則於十五日進入南京宣佈獨立。其後陸續通電獨立的省份，尤有七月十八日安徽、廣東，二十日福建，十九日上海，以及七月二十八日湖南譚延闓的正式宣佈參加討袁陣營。可是袁世凱的北洋勁旅却早已紛紛南來，二十五日湖口失陷，八月十八日北洋軍攻陷南昌，到了九月中旬，北洋軍已將江西全境納入掌握，而先此八月五日龍濟光、龍觀光兩兄弟又奉袁世凱之命逐走廣東都督胡漢民，因而使得湖南三面是敵，險象環生。其間袁世凱還密派間諜炸燬了長沙的軍火庫，讓無兵無勇的譚延闓困處長沙無計可施，這才有八月十二日湖南為環境所迫，不得已取銷獨立之舉。九月十七日袁世凱正式對湖南用兵，派湯壽銘率領楚等有四艘淺水艦直抵岳陽，這是北洋勢力侵入湖南之始。三湘健兒面臨巨大壓力，一時無從抵抗，因為旋不久袁世凱又派北洋軍主力第三師曹錕，及第三十九混成旅伍祥禎部大舉入湘，袁世凱乾脆免了譚延闓的職，命黎元洪兼領湘督，黎元洪飲水思源，他能安然坐上民國副總

統、湖北都督的寶座，辛亥那年譚延闓不避艱危，毅然揮師援鄂，他那一次忙可真幫得太大了。他怎好意思乘人之危，取譚延闓而代之？因此他向袁世凱極力請辭，順水推舟的荐舉湖北老鄉，袁世凱的鷹犬湯薌銘。

於是，十月七日，湯薌銘提重兵入長沙會晤譚延闓，十月十八日袁世凱就發表了以湯薌銘督湘的電令，他對主持湖南獨立討袁的兩位人物，都督譚延闓、師長趙恆惕分別予以不同的處置。命譚延闓即日入京，令將趙恆惕解往北京聽候處分。十一月十五日，北洋軍便正式入駐長沙。

黎元洪不忘譚延闓昔日的大德，唯恐譚延闓被迫入京以後，袁世凱把臉一翻，會有生命危險，特地致電袁世凱，力陳：

「譚延闓係被迫獨立，非其本心，曾仰藥以求解脫，元洪敢力保其無他。」

大義凜然誓死不屈

殊不知譚延闓置個人的生死安危於不顧，即令身在虎口，隨時可能遭遇不測，但他仍以「士可殺不可辱」的書生本色，光明磊落，大義凜然。於獲悉黎元洪急電力保以後，立刻發表通電，公開揭示：

「黎副總統心存愛護，力為解免，延闓並非不知感激。但延闓通電宣佈湖南獨立之際，既未仰藥，亦未受迫。延闓身為湖南都督，發號施令，權責在我，倘若政府治罪，一身甘當，決不走避。」

譚延闓在二次革命全面失敗以後，猶能以其坦蕩的胸襟，浩然的正氣，不推卸，不諉過，雖斧鉞加於前而色不稍變，像他這樣的慷慨義烈，反袁到底，安可以「畏葸游移」四字，遽予厚誣？

被迫入京後的兩位湖南硬漢，譚延闓被陸軍部判處四等有期徒刑，後經黎元洪極力說項，方在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由袁世凱下令特赦，僅予褫奪陸軍上將銜，「以示薄懲」。趙恆惕也由於黎元洪的「一言九鼎」，而於三年四月二十二日，以袁世凱下令改處三等有期徒刑四年，俾免罹難。同年九月十三日，賴蔡松坡（鈞）等之保，他也獲得特赦了。

民國五年三月，國父從日本返抵上海，主持討袁帝制戰爭，當時譚延闓已自北京脫身，也在上海居住。他由胡漢民陪同，首次謁見國父，從此他便矢志追隨此一革命偉人，唯國父之命是聽。五年，他奉國父委令籌組護國軍，再度討袁。五年六月袁世凱死，黎元洪繼，譚延闓乃在八月二度出任湖南都督，民國六年張勳在北京演出復辟醜劇，譚延闓聞變立即出兵聲討，湘軍都開到了鄂邊，段祺瑞先已馬廠誓師，遂走張勳。嗣後段祺瑞在北政府當權，解散國會，廢棄約法，國父高揚護法大纛，譚延闓在段祺瑞實行其武力統一政策，派傅良佐、張敬堯統北洋軍入湘之際，他曾撥款六十萬元，令湘軍將領劉藩、林修梅等在零陵獨立，擁護國父的護法主張，作為廣東護法基地的屏障。然後，當北洋軍進陷長沙，張敬堯奉北政府之命出任湖南都督，譚

延闓便以湘軍總司令的名義，扼守零陵，設防於榔永之間，力抗北洋軍吳佩孚、張敬堯及馮玉祥，他在榔永一帶撫輯流亡，收容舊部，使他的麾下，又有了近萬人馬。而且一直堅守到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五日，他居然能把握吳佩孚自衡陽撤兵北上的機會，以兵不滿萬，槍兩千桿的一支湘軍，將為禍三湘甚烈的張敬堯暨北軍駐湘各部七萬餘衆的北洋勁旅，打得落花流水，抱頭鼠竄而逃。六月十二日，湘軍總指揮趙恆惕攻克長沙，督軍譚延闓旋於十三日抵達，飽受北軍蹂躪的長沙市民歡欣若狂，家家戶戶都在燃鞭炮，街頭更是萬頭攢動，歡呼聲震天地，爭先恐後的歡迎譚延闓凱旋歸來。六月十四日，各公會團體假又一村舉行歡迎祝捷大會，譚延闓即席致詞，他一站起來就說：

「我們慚愧之不暇，怎當得起歡迎二字？回想過去的兩年多，桑梓之地陷於北軍掌握，我們是三千萬父老兄弟的罪人。由於我們過去不努力，苦我湘民一至於此，今天才得到一點點贖罪的機會……」

說得這裏，譚延闓已淚如泉湧，語不成聲，在場的人無不被他感動得淚下沾襟，嗚咽啜泣，這真是感人至深的一幕。

民國十一年三月，國父開府廣州，成立大本營，譚延闓應邀赴穗，担任大本營的內政部長，五月調任建設部長兼大本營秘書長，後來又奉命組成討仇救國軍，就任湘軍總司令，親率湘中將領宋鶴庚、魯滌平、謝國光、吳劍學等，迭次北伐，奮戰不懈，立下了無數汗馬功勞。九月一

日，他奉 國父之命入長沙，十一月十二日，陳炯明和北洋軍閥勾結，攻陷石龍，分兵四路猛撲廣州。北洋軍蔡成勳已自江西進抵南雄，廣州危在旦夕。譚延闓所部正在湘粵邊境，他接到國父電令迅即回粵馳援，星夜進發，分頭堵截。先在始興大敗蔡成勳部，生擒其旅長高風蔚，然後馳抵廣州北郊，向凶猛來犯的陳炯明施以迎頭痛擊，經過整整一天的激戰，終將陳炯明部擊退，使廣州轉危為安。

受命艱危湘軍北伐

民國十三年元月，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譚延闓被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。當時，駐防廣州的有滇軍、桂軍、粵軍、豫軍、黔軍，還有許多的零星部隊，但是據胡漢民說，其中仍以湘軍「統率為最大，人數既衆，槍械又充實。」因為湘軍計有宋鶴庚、魯滌平、謝國光、吳劍學、陳嘉祐的第一到第五，一共是五個軍。然而滇桂二軍却把持廣州市區地盤，壟斷稅收，歛財自肥的官兵頗不在少。於是滇桂軍不愁餉源匱乏，薪餉給養遠在各軍之上，而人多勢壯，戰功彪炳的湘軍自總司令譚延闓以下，却祇能按日發放官長伙食四毫，士兵兩毫，幾難維持溫飽。這淺淺之數的伙食費，由於大元帥府公費支絀，還得每天一次去領。有的時候竟然沒法領到。在這種強烈對照的情況之下，滇桂軍當然很怕湘軍會憤懣不平，攪奪他們的地盤和財路，但是深明大義，以精誠團結為重的譚延闓却正告他們說：

「現在敵軍既已退回東江，我們就不該再逗留後方，自求暇逸。我們應該趕緊前進，將敵人消滅，掃除革命的障礙。」

譚延闓大聲疾呼，力促駐穗各軍急起進攻，可是滇桂諸軍却毫不為動。胡漢民曾經說過，在這一段時期之內的湘軍是：

「……祇有譚先生獨提湘軍，努力猛進。誰知給養既不足，水土又不服。所以沒有接戰，湘軍之以病傷亡者，已在半數以上。譚先生事後告人，這是他生平最傷心，最痛惜的一件事。但於此更可見譚先生服從總理，矢志革命的一斑。」

到了十三年六月一日，國父鑒於滇軍楊希閔，和桂軍劉震寰部，蹂躪地方，橫行無忌。對於黨的決議，根本置之不理。湘軍和粵軍反而備受他們的壓迫，感到非常之痛心。因此，他下令廣州各軍移駐郊外，藉收安定地方，避免摩擦之效。然而令下以後真正能遵行不渝的，也祇有湘軍和粵軍而已。

民國十三年九月五日，國父在大本營召開軍事會議，決定督師北伐，分兵兩路進入湖南和江西。國父命胡漢民留守廣州，代理大元帥職權，以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，廖仲愷任軍需總監兼財政部長。十日又發表宣言，盡調各軍北上，可是，到同月十二日，國父移大本營於韶關，親自督師的時候，追隨他從事北伐的部隊就只有湘軍譚延闓、贛軍方本仁全部，和滇軍朱培德、豫軍樊鍾秀兩部各分兵一支。楊希閔的滇軍和劉震寰的桂軍，則依然盤踞廣州，把持稅收，陽奉

陰違，仍還是不服 國父的調遣指揮。

受命艱危，譚延闓對於 國父的命令，唯有服從，全無異議。反倒是胡漢民替他在 國父跟前有所陳詞，胡漢民說：

「先生此次北上，要我們負起北伐、東征的責任，實在太難了。不過我們無論如何，必須勉力做去。據我的推測，肅清東江，似可不成問題，因為我們已經養成精銳的黨軍足可勝任。至於北伐，便不能不替組菴為難。第一、組菴統率的湘軍，祇是北伐軍隊中的一部，其他五六部是否能受命於組菴，便是一個很大的疑問。第二、組菴究竟不是軍人，即使其他部隊，能受組菴指揮，但組菴能否勝任也不能不稍稍顧慮。」

安時處順哀樂不入

胡漢民追述這一段往事的時候，曾經坦承他講話一向是這樣率真的。但是，他又提及當時譚延闓聽後却也不以為異，他還曾說：

「展堂的話十分在理。」
國父對於胡漢民這一番話的答覆，則為：「一切的事，我都知道。你們儘管去做吧。」

胡漢民追憶的說：「儘管去做」，是 國父應付一切艱難困苦的格言，所以他和譚延闓，當時便祇有唯唯稱是。國父北上以後，胡漢民和譚延闓商量東征、北伐的計劃，並且研討如何處理廣州善後。譚延闓便慨然的担起北伐重任，他說：

「既然是總理主張了，不管難不難，我們都不能贊一詞，祇有努力去幹！」

試想，這種忠於領袖，勇於負責的態度，是何等的難能可貴。

東征、北伐，果如胡漢民的預料，由大本營軍事委員會委員長、黃埔軍官學校校長 今總統蔣公所統率的黨軍，揮師東征，力克惠州，將叛軍陳炯明部全部擊潰。連克汕頭、潮州一役，迫使陳炯明二度潛逃香港。棉湖大捷，黨軍以教導團千餘之衆，力禦萬餘精悍之敵，卒將叛軍殘餘一舉肅清，由而獲得輝煌的勝利。但是，由譚延闓所率的北伐一軍，賴湘軍之奮勇前進，固曾深入江西贛州，直逼南昌，惜以其他部隊不遵譚延闓的命令，「走的走，亂的亂」，終使得勝之師轉爲敗績，又度自江西省境退回廣東來。

一直要到民國十五年七月，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，今 總統蔣公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譚延闓任第二軍軍長，大軍北上，一路勢同破竹，國父的北伐中原，統一全國遺志，方始迅速完成。民國十六年東南底定，建都南京，譚延闓時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。不久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出國考察，譚延闓便繼任國民政府主席，成爲中華民國的元首。十七年秋胡漢民回國後，中央常務委員會推舉 今總統蔣公爲國民政府主席，譚延闓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長，仍兼國民政府委員。

據胡漢民在譚延闓逝世以後表示，譚延闓的宿疾種源已久，他說他在廣州的時候，每每見到譚延闓行走不便，便關切的問他何以故？譚延闓曾經告訴胡漢民說：

「我找過醫生，據考驗的結果，斷定不是腳氣。即使有病，想來也沒有關礙了。」

病痼難瘳民失師保

但是譚延闓素來豪飲健飯，因此每逢他去看醫生，凡是准許他飲食自如的，他便認爲這位醫生通達，可以信得過他。倘若醫生想給他多立戒條，禁這忌那，他就期期然不以爲可，而說：

「我以前已經吃錯喝錯，何必現在戒它，反而使我感到痛苦呢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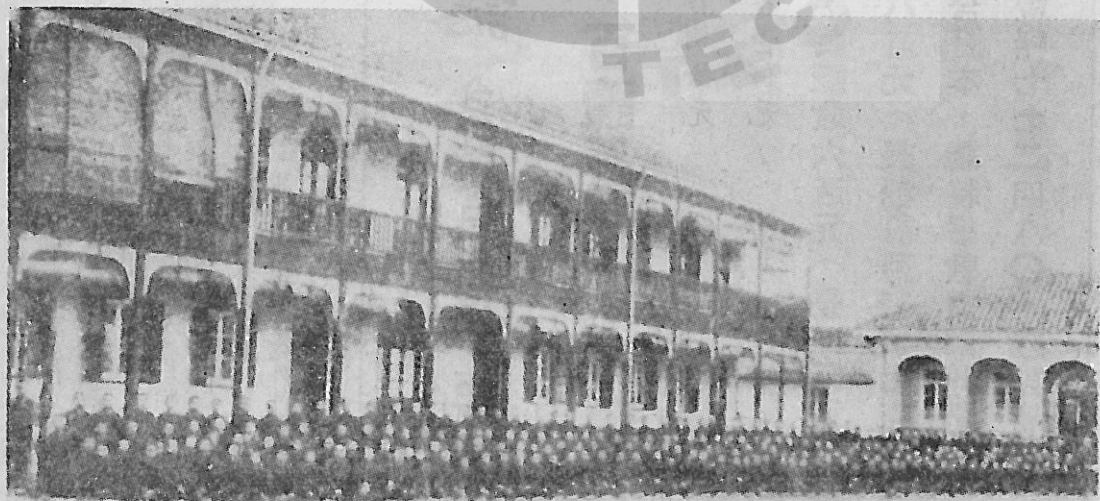
其後，曾有一位醫生，在爲譚延闓作過精密的檢查後，正告他說：

「以你的病狀，將來有兩種死法。其一是得急病，因腦溢血不治，其二是由半身不遂而逝。」

譚延闓曾經將這位醫生的診斷告訴過他的革命志友胡漢民，他說：

「這兩種死法，假使能够任我自擇，我必定擇其前者。因爲，倘若要我半身不遂個若干年，那就未免太使我難過了。」

由此，胡漢民認爲譚延闓的人生觀是抱定了「生與死爲萬物變化之迹」的主張，近乎莊子的「養生主」論。生死既爲人類所不能逃脫，如果悅之惡之甚至爲苟全性命計而勉強節制自己，那就全然失却生趣了。胡漢民說：



在譚延闓就召之下，湖南學生紛紛加入北伐援鄂部隊。

「這真是能知『適來夫子時也，適去夫子順也』，便『安時而處順，哀樂不能入』。」胡漢民說：

「我以為一個有懷抱——能做事業的人，對於生死，總有一個超人的見解。不過，假如普通人本來就沒有什麼知識，却不能以此作為藉口，以致放縱頹廢，弄到馬援之所謂『晝虎不成反類犬』，這一層是大家所應有的認識。」

不過，當年為譚延闓精確檢查的那位醫生，他的診斷却有些似是而非。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，譚延闓復被推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常務委員，仍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。當時討逆軍興，大戰方殷，蔣主席北上督師，任譚延闓維持後方之重責，他勉勉治公，夙夜匪懈，身體已是相當的勞累。九月二十一日適逢週末，他抽暇休憩身心。因為譚延闓平生的嗜好除了寫字作詩便是看馬，他曾自許他有伯樂相馬之才。這一天他便到南京郊外小營小遊，由於看馬過久，體力不支，突如其來的發了病，侍從急忙扶他上車駛返寓邸，到家時譚延闓即已知覺全失，服藥既不能，打針又不可，致使羣醫為之束手。延至九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長逝，享年五十二歲。胡漢民為之悲痛萬分的說：

「老成凋謝，我們為國家設想，為本黨設想，該是何等重大損失！」

譚氏逝世噩耗傳出，舉國為之悼悼。國民政府明令國葬，在襄揚令中尤且盛讚他說：

「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譚延闓德量醇深，謨猷宏遠。辛亥之役建樹湘中，應援鄂緒，克奏光

復之勛。嗣後討袁護法諸役力持正義，大節嶙然。暨乎壬戌癸亥之際，手挈湘軍，追隨總理，入襄至計，出奏膚功。為主義而效忠，固初衷之不懈。於以宏濟艱難，克定危難，從容坐鎮，政績昭昭。方今大亂漸平，國賴耆碩，何圖汗謨未盡，痼疾難廖，天不憖遺，民失師保，遽聞溘逝，痛悼殊深。着由財政部撥治喪費一萬元，派鈕永建等前往治喪。所有飾終典禮，務極隆重，以

示政府崇功報德之至意。」

譚延闓的靈柩安葬於南京鍾山靈谷寺，八德功水之前，墓碑由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今總統蔣公親題，文曰：

「國民政府委員、行政院長、前國民政府主席譚公延闓之神道碑。」

由於國人對於譚延闓之欽敬崇仰，靈谷寺前譚墓，其後也成為南京郊外的名勝之一。

中外雜誌

合訂本已出第一至九卷

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

平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捌拾元

精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壹佰元

國內購一至九卷全套平裝祇收六百元（長期訂戶特價五百六十元）

精裝祇收八百元（長期訂戶特價七百元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

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，立即寄書。